

一部著名的对话体散文经典  
一部充满闪光智慧与深刻哲理的杰作  
此书被列为“伟大的书”之一  
至 20 世纪中期，此书已再版 350 次以上

# 高明的垂钓者

*THE COMPLETE ANG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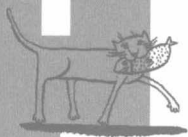


[英] 艾萨克·沃尔顿 著

(Izaak Walton)

巫和雄 译

一部著名的对话体散文经典  
一部充满闪光智慧与深刻哲理的杰作  
此书被列为“伟大的书”之一  
至 20 世纪中期，此书已再版 350 次以上



# 高明的垂钓者

*THE COMPLETE ANGLER*

[英] 艾萨克·沃尔顿：著

(Izaak Walton)

巫和雄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明的垂钓者/[英]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著;  
巫和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04-7255-1

I. 高… II. ①艾…②巫… III. 钓鱼(文娱活动)—基本知识 IV. G8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380 号

丛书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蓝云翔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4.00 元

---



## 致斯塔福德郡玛德雷山庄的约翰·奥弗雷先生

我最尊贵的朋友：

先生，我久蒙错爱，现冒昧地恳请您恩惠有加，担当这本书的赞助和保护人。窃以为您不会拒绝，因为本书有关鱼和垂钓，您深谙此道，爱之好之，身体力行。

虽然无知的人另有见解，但您确信垂钓是一门艺术，而且您比其他更了解这门艺术。当您从要事中脱身，想让心灵休憩时，经常这样消遣一两天，这种愉快劳动所获成果，也证明此言不虚。

假如普通游客能有机会伴您左右，亲眼看到您的精湛技术，而不是运气，势必会争相仿效，继而可能出现执著的垂钓热。但我知道，普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今有许多智慧超群、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喜爱并实践着这门艺术，他们知道我说的是事实。

先生，对鱼和垂钓的探索是令人愉快的，您在此方面堪称大师。在其他国家，学识和智慧兼具者认为这是值得书写和实践的。而我国也有这样的人，记得热衷于此的亨利·沃顿爵士（他也是垂钓爱好者）告诉过我，他要写篇文章来赞美垂钓的艺术。若非早逝，他无疑已经完成这项工作了。想起此事，我常常感到遗憾。如果他在有生之年这样做了，那些垂钓的生手们就能看到一部更好的有关这门艺术的专著，或许还值得他们品味。可能已经有人在作这样的尝试，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英文的版本。

也许有人认为我的书鄙陋低劣，不值一读。我也坦白承认，我的书极易受人攻讦，但我不会指责别人，而宁可原谅自己才疏学浅。对此，您就可能会说，它对您的知识毫无补益。信件冗长会让您扫兴，恕我不再赘言，仅重申一个事实：先生，我真的是您最忠诚的朋友，也是您最卑微的仆人。

艾萨克·沃尔顿

---

## 致读者的一封信

---

致本书所有读者，尤其是忠实的垂钓者们：

我认为应该告诉你们如下的事实：我写书、出版，以及最终拥有这本书，都不是为了自娱自乐。写书太容易陷于哗众取宠的境地，但我并未打算以本书沽名钓誉，因此不愿放弃书中的任何部分。在动笔之前，我已为每一章节拟好了合适的标题。因此，我衷心期望，如果不值得称赞，或许我也应该得到读者的谅解。

虽然会有人对本书持有异议，但我相信只要不是太古板或太繁忙的人，多数读者都能从中获取乐趣，受益匪浅，因此也不枉费时间细细品读。敢将本书置于他们的关注和批评之下，我的自信就在于此。但如果批评太过苛刻，我会对所有尖酸的批评不予理会，因为我有此种自由，并决心行使它。

我还希望读者注意，在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是在用消遣来

消遣，或许这在书中能有所体现，读起来不那么乏味。我在几处插入了一些调侃，它们并非下流，而是纯真无害的。对此，如果你是一个刻板刻薄的人，那我在此拒绝你的评判，因为牧师们常说：冒犯，有别人强加的，也有自找的。

对本书中快乐的部分，我愿解释一二。因为，尽管大家知道，我会在必要时不苟言笑，但这整本书是我心情的写照，尤其是那些日子里，我把公务置于一旁，与忠实的纳特（Nat）和R. 罗一起去钓鱼。但现在他们走了，我最为愉快的时光也随他们而去，哪怕是连一丝影子也都一去不返了。

再补充一点，不喜欢这本书的人，大概也会喜欢书中鱒鱼和其他一些鱼类的精美图片。我这样斗胆评论，因为这些图片与我无关。

接下来，我要告诉读者，对于本书中更实用的部分，也就是对大自然、繁殖、时节和捕鱼观察，挑剔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例外的情况，对此我不至于愚笨到一无所知。因此，必须请他考虑一下：根据经验、地区不同，鱼繁殖的时间甚至是方式都有所不同，捕鱼的当令时节也无疑会有差别，这种情况可见于蒙茅斯郡（Monmouthshire）的三条河，即塞汶河（Severn）、瓦伊河（Wye）和阿斯克河（Usk）。据卡姆登说，瓦伊河中的鲑鱼从9月到4月上市。而我们确知，在泰晤士河（Thames）、特伦特河（Trent），以及多数其他河流，鲑鱼上市是在一年中气温较高的六个月。

再来谈谈钓鱼的艺术，也就是如何让一个门外汉通过一本书成为一名钓手。要这样做，其难度比黑尔斯先生更大。黑尔斯先生是位击剑高手，英勇无敌，曾出版过一本书叫做《自学防御》，传授击剑的艺术或法门，但此举遭到众人嘲讽。很多有益的事固然可以从书本习得，但掌握这种艺术不能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实践，他被嘲笑，原因即在于此。钓鱼也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一点要注意，本书并未涉及一些众所周知或可能已有人讲过的知识，我试图让读者了解一些通常不是每个钓鱼者都知晓的内容。有些内容我留给那些喜欢并实践这种消遣活动的人们从经验中去拾

取、观察，我鼓励他们这样做。垂钓或许最似数学，无法尽习，至少不那么彻底，总会有更多新的经验，留待后人去尝试。

但我认为，所有喜欢这项娱乐的人都能从本书学到东西，只要生活不是太拮据，都会觉得买这本书物有所值。但若经济状况不佳，那我希望他们克制着不要买，因为我写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乐趣。这本书没有更多的承诺，因为我讨厌用天花乱坠的承诺来欺骗读者。

不管读者对此书有何看法，我确信，我搜集商讨钓术并呈给读者品评苛责，在此过程中，我已获得极大的满足。希望读者在玩味本书时能获得同样的感受。本该就此告退，但还要逗留片刻，告诉读者几句话：尽管许多人都说过，在以蝇作饵钓鳟鱼时，一年12个月，应该用12种专用饵蝇。我认为，遵循这一规则，就如同按历书中的好天晒干草一样，钓不到鱼是肯定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些用于垂钓的饵蝇今年现于水边或水上是在某个月，但接下来的一年可能来的或早或迟，前后相差几乎一个月，如同该年可或冷或热一样。但在下面的正文中，我还是记述了12种受许多钓鱼者青睐的饵蝇，它们可能会给读者增加一些了解。读者或许会注意到，在威尔士和其他一些国家，有该地域特有的蝇虫，所以，除非伪造一只蝇虫模仿它，否则钓鱼者只会白费工夫，或所得寥寥。但总的来说，整个夏天若伪造三四个逼真一点的饵蝇，不要太大，对付多数河里的鳟鱼已足够了。然而若在冬天以蝇作饵钓鱼，就像看过期的年历，毫无用处。没有天生的艺术家，也没有天生的钓手，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这些告诉读者。

最后还要告诉读者，在该书第五版中，内容上有许多扩展，既有我自己的观察，也有与朋友交流的心得。话已说尽，我不再叨扰了，希望读者遇着一个雨夜，用以读下面的章节。如果您是一个忠实的垂钓者，祝愿您钓鱼时永远不刮东风。

艾萨克·沃尔顿





# 目录

## CATALOGUE

致斯塔福德郡玛德雷山庄的约翰·奥弗雷先生 .....	1
致读者的一封信 .....	2

### 第一日

第一章   钓手、鹰客及猎人三者间的谈话,各人夸赞自己的娱乐 .....	1
--------------------------------------	---

### 第二日

第二章   水獭和雪鲈 .....	31
第二章   (续) .....	37

### 第三日

第三章   雪鲈(或白鲑)的钓法和烹制 .....	43
第四章   鳟鱼的习性、繁衍和钓法及挤奶女之歌 .....	49
第五章   更多关于鳟鱼的钓法、假米诺鱼和飞蝇的制作 .....	61
第五章   (续) .....	71





# CATALOGUE

## 第四日

第六章	茴鱼(或河鱒)及其钓法	97
第七章	鲑鱼及其钓法	101
第八章	狗鱼及其钓法	109
第九章	鲤鱼及其钓法	119
第十章	鳊鱼及其钓法	127
第十一章	丁鲂及其钓法	133
第十二章	鲈鱼及其钓法	137
第十三章	鳗鱼和其他无鳞鱼及其钓法	143
第十四章	鲃鱼及其钓法	151
第十五章	鮡鱼、鲈鲂和银鲤及其钓法	157
第十六章	一文不值还是无价之宝	161

## 第五日

第十七章	石斑鱼和鲈鱼及其钓法	171
第十八章	米诺鱼、泥鳅和大头鱼	181
第十九章	几条河流,兼及鱼	187
第二十章	鱼塘及其管理	193
第二十一章	渔线的制作及渔竿、渔线的着色	197

# 第一日

## 第一章

钓手、鹰客及猎人三者间的谈话，  
各人夸赞自己的娱乐



皮斯卡托<sup>①</sup>:可追上你们了,先生们!两位早上好!在5月这个晴朗又清新的早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越托特纳姆山追赶你们,是希望你们和我同路,一道去韦尔。

维纳托尔<sup>②</sup>:先生,我倒差不多跟你同路。我要去霍兹登的“茅舍”喝一口早酒。我想不作停歇,一气走到那儿,去见约好的一两个朋友。但你看到的这位跟我一起的先生,就不知道要去哪儿了。我在路上刚刚遇到他,还没来得及问呢。

奥赛普斯<sup>③</sup>:先生,我有幸可以陪你走到西奥堡兹,然后就得分手了。我要转道去一个朋友家,他给我捉了一只鹰,关在笼子里,我正急着想看看呢。

维纳托尔:先生,碰上这么一个晴朗清凉的早晨,我们都觉得很惬意。有彼此做伴儿希望我们能更开心。先生们,为了不致走丢,我会亦步亦趋地跟着你们的步伐,好好享受这一路的乐趣,正如意大利人说的,“好旅伴能缩短旅程”啊。

奥赛普斯:聊得投机就会有这种效果,先生。看您的气质谈吐,我想我们肯定能开心一路了。我也保证,在陌生人面前,除了保持应该有的谨慎,我会尽可能地畅所欲言。

维纳托尔:先生,我也保证这样。

皮斯卡托:很高兴你们这么说。相信你们说的是实话,那我就冒昧地问一下,先生,你起这么早,走这么快,是有正事在身还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呢?刚才这位先生说过,他要去看朋友给他关在笼子里的一只鹰。

维纳托尔:兼而有之,正事有一点,但更多的是高兴事儿。我今天处理完正事,剩下一两天就能去猎水獭了。我要去见的那个朋友告诉我说,这比捉其他任何东西都让人开心。不管怎样,我打算试试。明天早上我们去阿姆韦尔山,去看看赛德勒老爷的那群猎獭犬。他们很早就到那儿,打算赶在日出之前出猎。

① 原文为 Piscator, 出自拉丁语, 意同 Angler, 即钓鱼者。

② 原文为 Venator, 出自拉丁语, 意同 Hunter, 即猎人。

③ 原文为 Auceps, 出自拉丁语, 意同 Falconer, 即放鹰者。

皮斯卡托：先生，我可真有好运气，愿望能够实现了。我正想花一两天时间帮着消灭这些讨厌的害兽。我恨透了它们，因为它们太喜欢鱼了，或者说是糟蹋了太多的鱼，的确是太多了。照我看，所有养猎獭犬的人应该从国王那里领一笔津贴，以鼓励他们灭掉这种可恶的东西，水獭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维纳托尔：那你怎么看我们国家的狐狸呢？是不是想把它们也消灭掉？因为它们的危害跟水獭可是不相上下呀。

皮斯卡托：哦，先生，它们做坏事不假，但对我和我的同行来说，却不及那些可恶的水獭。

奥赛普斯：为什么，先生？请问您是做哪一行的？为什么对可怜的水獭如此恨之入骨？

皮斯卡托：先生，我是钓鱼的，因此是水獭的敌人。你会发现，我们钓鱼的人彼此互敬互爱，因此，我厌恶水獭，既是为自己，也是为所有钓鱼的弟兄。

维纳托尔：我是喜欢猎狗的，跟着许多狗群跑过许多路，也听到过很多快乐的猎人嘲笑钓鱼的人。

奥赛普斯：我算得上是一个放鹰的。听说许多沉稳严肃的人都看不起钓鱼的，说他们干的活儿又累又跌份儿，还没意思。

皮斯卡托：先生们都知道，嘲笑任何手艺或娱乐都不是什么难事儿。无非是一点机智，掺杂上乖僻、自负和恶意，就可以了。虽然他们常常肆意攻讦别人，却也经常中套儿，甚至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堪称尖酸刻薄之父的卢西恩说的：

擅讽的卢西恩曾这样写道，  
朋友，这是你的愚蠢，  
而你却引以为傲；  
你常常大放厥词，  
既无机智，也非胜招，  
嘲弄别人，自己却反被耻笑。

再听听所罗门对嘲弄者的看法吧，他说他们为整个人类所厌

恶。若觉得嘲弄别人很过瘾,就让他们继续吧,继续做个骂手。但在我眼里,他们是我的敌人,也是一切热爱美德、喜欢垂钓者的敌人。

至于您听到许多沉稳严肃的人鄙视钓鱼者,那我来告诉您,先生,有许多人被认为沉稳、严肃,而我们却鄙视他们,可怜他们。他们被人看作沉稳,是因为上天给了他们一副酸冷的面孔。我们也看不起钻到钱眼儿里的人,他们耗费所有的时间,首先用于捞钱,然后为了守财。这些人富足后总是忙忙碌碌,或者不知满足。我们钓鱼的人万分可怜他们,用不着从他们的角度衡量我们的幸福。先生,以他们的心境,绝对体会不到我们的快乐。就如博学机智的蒙田曾坦率地说自己一样,“我跟我的猫相互逗乐,要弄一条吊袜带,谁知道到底是我在逗她,还是她在逗我?我能支配她,随时开始或拒绝嬉戏,一如我愿,并进而断定她头脑简单吗?而且,我不懂她的语言,谁知道是不是一种缺陷呢?猫与猫之间无疑会相互交流,而我们则无法沟通。我们俩一起玩儿的时候,谁知道她会不会可怜我竟傻乎乎地跟她玩?会不会嘲笑或责骂我愚蠢得做了她的笑料?”

蒙田如此轻松地谈论他的猫,我希望自己也有这么大的自由,可以指责嘲笑任何人,让他再也不那么古板,也来听听钓鱼者如何有根有据地评价自己的手艺和娱乐。对此,我可以再重复一遍,钓鱼充满乐趣,我们用不着从他们的角度衡量我们的幸福。

维纳托尔:先生,您真让我惊讶。恕我冒昧,虽然我不是一个不讲口德的人,但在我看来,钓鱼的人恐怕会比您更有耐心,更简单一些吧。

皮斯卡托:先生,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认真看作是不耐烦。至于简单,不知你是不是指没有恶意,或质朴的基督徒身上的那种单纯,他们跟多数钓鱼人一样,宁静、追求和平。他们简单而明智,不会为钱财出卖自己的良心,与他们在一起不会有烦恼和恐惧。如果你所说的简单的人就像那些生活在不需多少律师的年代,用一张不过手掌大小的羊皮纸就能让渡领地,而在当今这个

更精明的时代，几张纸都不能保证可靠。我说，先生，如果你把我们钓鱼人当成是刚才我说的这种简单的人，那么我本人以及所有干这行的，倒是乐于接受。但如果你所谓的简单，是指实践伟大钓术的人们的通病，那我希望及时为你解惑，彰显事实真相。别人的评论、时间，还有偏见，让你误解了这门值得称赞的古老艺术，如果你有耐心听我讲，我会让你不再有成见。因为我知道，这种手艺值得聪明人去了解和实践。

但是先生们，尽管解惑的事难不倒我，可也得讲点礼貌，不能搞一言堂。既然你们二位刚刚说了，一个喜欢放鹰，一个喜欢猎犬，那么我倒想听听你们对自己喜好并践行的娱乐有什么夸赞的。然后，我再恭请二位听听我对自己的娱乐及钓术有何说法。这样我们就可以缩短旅程了。如果你们赞同我的提议，就请鹰客先生开个头。

奥赛普斯：我完全赞同你的提议，为证此言，我就按照您的吩咐先开个头。

先说说我营生的要素——空气——吧，它比有重量的东西更有价值，胜过土壤和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偶尔也在地上和水里求生存，但真正属于我的是天空。我和我的鹰利用天空最多，它带给我们的娱乐也最多。它不会阻止我那高贵、大器的鹰高飞翱翔；它飞入九天，那高度是走兽和游鱼的钝眼所不能企及的；它们的身体太过笨拙，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我的鹰队在空中翱翔，当他们离开人的视线，便伴随众神左右，与之交谈。所以我的鹰被众人誉为“约夫<sup>①</sup>的仆从”，是名正言顺的。我就要去看的这只鹰也该得到这般高贵的封号，因为一飞起来，他就像第德勒斯<sup>②</sup>的儿子，往往无视险恶，贴近太阳飞翔，以至被烤焦了翅膀。可是他勇往直前，根本不计危险。因为他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只以矫健的翅膀，破开气流，飞越最高的山峰，穿过至深的

① 即主神朱庇特（Jupiter）。

② 典出希腊神话。在传说中，工匠 Daedalus 为儿子 Icarus 造了一双蜡做的翅膀，他受到内心深处飞向更高处的欲望驱使，振翅飞向太阳，因羽毛为高温熔化而葬身大海。

峡谷。我们膜拜、赞叹那些高耸的尖塔、华丽的宫殿,而他在其光辉的一生中,却从来是不屑一顾。但即使在那云霄之际,我只要吐出一个字(他懂我的话,并听我的吩咐),就可以让他下来,到我手上领受喂他的肉、接受我做他的主人,随我回家去,第二日,又心甘情愿地给我带来一样的乐趣。

再回到我营生的要素——空气——吧,它价值巨大,不可或缺,没有哪种生物能少得了它。无论地上觅食的,还是水下生活的,只要鼻孔里有气儿的,莫不需要它。没有空气,水也保护不了鱼,你可以见识严霜之下不去破冰的情况,原因在于,不论哪种动物,呼吸一旦停止,它转瞬即会死去。空气对于鱼和兽类的生存不可或缺,对人类也是如此。起初,上帝正是用空气,或者说“生命的气息”,创造了人类。少了空气,他会立即死掉,成为亲友哀痛的对象,转眼间归于腐朽。

除了鹰以外,再说说其他的鸟吧。它们种类繁多,于人有益,也给人以快乐。它们从身边飞过时,我肯定要观察一番。它们哺育人类,还令人神清气爽:以美味的肉哺育人类,以天籁之音让人神清气爽,——这些鸟儿,我暂且不提;另一些鸟儿,白天满足人的口福,晚上用柔软的羽毛给人做寝具——这些,我也略去。那些小巧玲珑的空中音乐家却不能不提,它们鸣啭的小调,浑然天成,使人类的艺术相形见绌。

首先说说百灵。她要振奋心情、让自己和听她歌唱的人开心起来时,就会腾空而起,一路高歌着飞入云端;在天上的劳作结束后,想到必须归落凡尘,它不免喑哑神伤起来;若非迫不得已,她真不想回到地上。

还有黑鸟和画眉,又以何等美妙的歌喉,迎接欢乐的春天!在特定的月份里,它们唱出的小曲,连艺术或乐器都无法比拟。

还有个头更小的鸟儿,它们也会在特定的季节里一展歌喉,比如云雀、山雀、小红雀,以及生死不渝热爱人类的知更鸟。

而夜莺,这天空中的又一精灵,歌喉虽小,歌声却甜美、嘹亮,简直让人怀疑奇迹还未停止。午夜酣睡的劳苦人,如我一样,听到这清越的声音、甜美的曲调、自然的起伏和一再升



高的声调，极可能有脱俗之感，不禁会说：主啊！连邪恶的人类都能蒙你赐给这样的音乐，天堂的圣徒们又会得到怎样的天音呢？

这样，对于意大利鸟舍数量之多和瓦罗<sup>①</sup>所记鸟舍之巨大，我就不觉得奇怪了，这些鸟舍的遗迹仍可见于罗马，在当地享有盛名。外国人在结束旅行返乡时，会把它作为胜景之一记录下来，或封存在记忆里。

这都是些给人带来快乐的鸟，关于它们，还可以说更多。我下面要说的，是有政治用途的鸟。鸽子曾被用来在两军之间传递信件，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据当时的记载，土耳其人在围攻马耳他或罗得岛时（我记不清是哪一个了），曾用鸽子来回送信，这一点确切无疑。桑迪斯先生在他的《游记》里说，信的传递，是在阿勒颇与巴比伦之间进行的。若还不足信，那么在世界上汪洋一片的时候，诺亚从方舟中放出鸽子，获知陆地的所在，这是不容怀疑的，这鸽子真是给人带来安慰的忠实信使。在举行律法祭祀时，一对斑鸠或乳鸽也可以等同于昂贵的牛羊。而上帝展现奇迹，喂养先知以利亚，就是通过大乌鸦早晚为他送食的。最后，圣灵降临救世主身上，也是化作一只鸽子。让我结束这一部分谈话吧，请记住，这些奇迹是由天空中的鸟来实现的，它们和我都在这空中获得无穷的乐趣。

还有一种长着翅膀的生灵，小得无足挂齿，也在天空中求生，它就是勤劳的蜜蜂。它们审慎、睿智，在自己的王国里遵章守纪，我可以详述一番，而蜜蜂的种类、蜂蜜和蜂蜡于人类之食用和药疗的好处，也值得一谈，不过我要让它们甜蜜地工作，不打扰它们了。相信在这个五月的早晨，它们一定在鲜花芳草中忙碌着。

扯得太远了，我还是言归正传，回头说我的鹰吧。你们要知道，鹰通常分为两类，即长翼鹰和短翼鹰。

<sup>①</sup> 瓦罗（Varro，116—27），罗马学者和百科全书编纂者，据说他编纂了600多卷，几乎涵盖了每一领域的知识。在他的《论农业》中有关于鸟舍的记载。